

年碑耸立大石桥

石家庄解放史话

何天义

中共石家庄市委
党史征编室编

650708

石家庄党史资料

第7辑

丰碑耸立大石桥

——石家庄解放史话

何天义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稿室

一九八七年十月

丰碑耸立大石桥

(石家庄解放史话)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征编室编

*

石家庄市统计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千字

印数 1——5000册

本书主编：弓 靖 郑文海

责任编辑：安飞麟 冯书林 苏淑斋

前　　言

石家庄市，是一座以轻纺为主、工业门类齐全、各业兴旺的新兴城市，至今尚不足百岁。但仅就这座城市的斗争史而言，今天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上百万石家庄人，恐怕多数人还不甚了了。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今天的石家庄人，有必要了解石家庄的由来和崛起，有必要了解她的过去和现在，有必要了解近百年来石家庄人民的革命斗争史。

为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广大党团员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理想、纪律和革命传统教育，在纪念石家庄解放四十周年之际，本室何天义同志，依据现有的党史资料，编写了《丰碑耸立大石桥》这篇史话。意在帮助读者对石家庄市的历史，有个初步概括的了解，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由于目前我室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全，不细，尚难全面完整地向读者加以介绍。又因这本书的内容侧重介绍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全过程，对过去石家庄人民的斗争历史亦需作些交待，因此，前简后繁，这是作者的原意。

本书除文字编者略有加工、润色外，其内容都是真实和有依据的。为通俗易读，作者以史话体裁表现，这仅是一次尝试，望读者能提出批评意见。

· 编者 ·

目 录

第一回	石家庄悄悄崛起	
	大石桥初经沧桑	(1)
第二回	辛亥年燕晋联军起	
	吴禄贞喋血火车站	(7)
第三回	正太路工人大罢工	
	高克谦捐躯石家庄	(17)
第四回	井陉煤矿怒火燃	
	大兴纱厂罢工烈	(31)
第五回	抗战八年得胜利	
	国军劫收又遭殃	(43)
第六回	正太战役露锋芒	
	扫清外围陷孤城	(55)
第七回	保北战役主动出击	
	调敌三军离开石门	(65)
第八回	回师南下清风店	
	安排牢笼擒虎狼	(71)

- 第九回 方顺桥南金鼓鸣
生擒敌酋罗厉戎 (79)
- 第十回 乘胜利运筹打石门
国民党守敌心颤惊 (87)
- 第十五回 横扫外围袭机场
激战东郊云盘山 (95)
- 第十二回 头道防线被突破
全线攻克外市沟 (104)
- 第十三回 万炮齐轰内市沟
三纵首突西南隅 (112)
- 第十四回 四纵激战突破口
英雄洒血辟通途 (121)
- 第十五回 西南兵营反包围
北兵营中“小会餐” (131)
- 第十六回 猛穿插街巷激战
连天夜刀光火影 (138)
- 第十七回 床下活捉敌司令
迫使刘英下降书 (145)

- 第十八回 核心工事红旗扬
 久困人民得解放..... (156)
- 第十九回 清剿残敌克元氏
 击毙匪首魏永和..... (163)
- 第二十回 粉碎蒋傅偷袭战
 保卫人民新城市..... (170)

第一回

石家庄悄悄崛起 大石桥初经沧桑

诗曰：

自古燕赵多战场，英雄辈出在太行。
后起新星谁风流？唯我天下第一庄。

话说二十世纪初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悄悄地在华北大地上崛起，它来势之猛，发展之快，世人有目共睹，今人有口皆碑。这就是素称“燕晋咽喉、南北通衢”的天下第一大庄——石家庄。

石家庄作为村落，史书很少记载，仅只村名的由来，说法就莫衷一是。有说因十户人家在此建村，起名十家庄之演变；有说这里近山，早先多聚石匠，由石匠庄读音而变；有说因石头建筑而得名；有说因石姓人家居住建庄而为号。史家研究，石家庄可能是明初“靖难之变”以后，由山西移民石姓人家来此建村而得名。

但作为地区，石家庄这块土地开发的历史却十分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人居住，商代已有人在此从事原始耕作。春秋时期，诸侯征战，北戎的白狄族部经井陉迁至太行山以东，在石家庄这块土地上建立了鲜虞、鼓、肥三个小国，后来又陆续被晋国所灭。不久鲜虞人北迁，建立中山国，此地为中山重要城邑——东垣邑（在今市区东北，东、西古城之间）。

战国时期，赵国几次攻打中山国。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石家庄一带都成了七雄之一的赵国属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合一统，此地属垣山郡东垣县地。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局势并不安定，为平息叛乱，刘邦寝不安枕，马不下鞍，先后三次带兵下东垣，击韩信，

平赵利。叛乱平息后，刘邦取真正平定之意，将东垣改名为真定，仍属垣山郡，后改属常山郡。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为巩固封建统治，封皇子舜为常山王，把石家庄一带的常山郡改置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皇室封邑——常山国。舜为景帝少子，骄纵残暴，数次犯禁。在位31年，舜子勃嗣立为王数日，就坐罪被废黜。

汉武帝元鼎四年，天子怜舜早夭，并因后妾不和而灭国，又封舜幼子平为真定王，建立真定国，真定又一跃而为亭台殿宇的王城。真定国共传七代，至王莽新朝中断，东汉建武13年真定国撤销，所辖地区归常山郡。

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天下大乱。三国鼎立时，石家庄一带属魏地常山郡，蜀国名将赵子龙就出生于此。此后数百年，相互争夺，战争频繁，常山古郡数易其主，至唐代天宝年间，常山郡和真定县的治所，才一起由滹沱河南迁至河北今正定城。这座在历史上曾显赫千年的古城，则逐渐冷落下来。

与东垣齐名，还有一座古城——石邑城，隋开皇3年迁至今市区西南振头村北一带。唐武德初年，又为恒州治所。自隋至宋，振头作为石邑县治，先后约四百年之久。宋开宝6年（公元968年），石邑县并入获鹿，治所西迁，振头亦渐渐冷落。

元末明初，由于蒙古贵族和汉族大地主残酷压迫和连年战争，许多城垣焚为废墟，千里田野荒无人烟。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后，因长子朱标早死，长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听从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大力削藩，剥夺分封在全国各地的叔父们之兵权。燕王朱棣为讨齐、黄，推翻建文帝，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发难，史称“靖难之变”。建文帝急忙发兵平叛，两军你来我往，在河北、山东一带展开了拉锯战。

特别是在滹沱河两岸、古真定国周围、东古城附近，曾接连发生过几次恶战。先是耿炳文所率30万大军，在滹沱河畔被燕王战败。接着李景隆又率50万大军征燕，出兵德州，进兵真定，虽列

队数十里，却接二连三受挫。后于盛庸接职，一度曾围困燕王，但燕王奔还北京，又调兵遣将由保定南下，与吴杰、平安又在藁城、真定一带撕杀，使南兵又丧死数万。

就这样，骨肉相戕达4年之久。结果，燕王朱棣大获全胜，攻克南京夺取皇位。然后挥师北上，建都北京，改号永乐。

朱氏叔侄争权，黎民百姓遭殃。几经恶战，至使滹沱河南南北，“村庄毁去十之八九，乡民仅存十之一二”，“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朱棣继位后，又不得不沿袭朱元璋的移民政策，从山西、山东、大漠、江南往河北移民。而往河北移民最多的，要属山西。

当时，山西晋南一带，因无兵荒马乱之苦，又连年风调雨顺，四境安宁，人民生息繁衍，一片升平景象。于是，明朝在山西洪洞县“设局驻员”，强迫泽、潞、沁、汾和平阳五州有丁无田、丁多田少之户，先集中到洪洞贾村广济寺大槐树下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编队束手迁送。

常言道：“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移民们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扶老携幼，悲痛万分。在告别故乡时，人们把广济寺门前的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鸹窝深深记在心里，流传后代，这便形成了后来的民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老家有什么？

山西洪洞老鸹窝。

那时节，一队队移民被捆着双手，串成一串，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沿汾河北上，顺太行古道东行。经过数日的艰难跋涉，终于出井陉，下获鹿，来到河北平原，被分配到指定地域，安家落户。就这样，一批移民村便在滹沱河南岸建立起来。例如东焦、西焦、南北高营、王村、槐底、马家店。石家庄也是其中之一。这里不一一细述。

单就石家庄形成后，那时作为封建性的一个农业村庄，发展缓慢，变化不大。到公元1878年，石家庄还是直隶省真定府获鹿县留

营社管辖的一个小庄，全村只有街道六条，庙宇六座，井泉四眼。就是到了20世纪初，也只不过200户人家，600余人口。

要说石家庄的崛起，还是随着铁路的修建而逐渐兴起的。为向读者交待明白，得先从当时管辖石家庄的正定府谈起。

话说在1903年秋季的一个清晨，正定城中的大街小巷里，突然响起一阵“嘡嘡……”的铜锣声。几个乡丁、地保一边敲锣，一边大声吆喝：“众百姓听真，县太爷传话，午时以前，洒水扫地，黄土垫街……”。居民们被这喊声惊动了，他们互相打听着，猜测着：是不是又有什么钦差大臣，要从这里经过？……

早饭后，好事的人们都围在府衙和县衙门口，等着看热闹。只见知府大人和县太爷，身着官服，头戴红缨帽，在文武官员和豪商士绅们的簇拥下，来到北门外，列队排排，向北张望。手持兵刃的官营兵丁站列两厢，凶神恶煞地驱赶着百姓。

不大工夫，顺着北边宽阔的官道来了四辆青骡大轱辘车。知府、知县慌忙趋前，弯腰鞠躬，毕恭毕敬地迎了上去。谁知，车夫把缰绳一勒，篷帘一掀，跳下了个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原来，为首的是个法国人，他叫埃士巴尼。只见这洋人叼着根洋烟卷，拎着文明棍，神气十足地从口袋里掏出张光绪皇帝赐予的“龙票”，递给了知府。然后，在这群头面人物亦步亦趋地呼应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知府衙门。

这个外国人来正定干什么？原来早在1896年6月，正当清廷酝酿修建芦汉铁路之际，山西巡抚胡聘之向慈禧、光绪递了一份奏摺，提出山西煤铁之富为华北之冠，而山西境内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请求在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之正定府与山西省太原府之间修一条铁路。

这份奏摺很快就被光绪皇帝“恩准”。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修筑，只好丧权辱国，依赖外国帝国主义来建。后来，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到处杀洋人，除脏官，扒铁路，割电线，……这件事也就被搁置起来。

直到1901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血腥镇压了义和团运动，才又把正太铁路的修建提了出来。当时，芦汉铁路正在施工。拖到1902年，清廷铁道总理大臣盛宣怀，才和华俄道胜银行驻中国总办佛威朗，在上海签定了苛刻的《正太铁路借款合同二十八款》、《行车合同十款》。

上边说过的那个炫耀的场面，就是法国人按照规定条款到正定来进行勘探，准备修建正太铁路的。

再说那位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在滹沱河的河滩上转游了几天后，却摇起了脑袋。因为从正定到太原，得先架设滹沱河大桥，这样造价庞大，工期太长，得不偿失。事后，决定改变原设计方案，从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勘探修路。

1904年，正太铁路开始动工修建。同时，在石家庄东建起了一个正太总机厂（即现在铁路车辆工厂的前身）。

要说正太铁路及其总机厂，名义上是华俄道胜银行委托法国巴黎铁路开公司修建，实际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把中国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廉价招来，象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残酷地进行压榨剥削。这些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筑路工人，整天在外国监工的皮鞭下，鸡叫头遍上路干活，三星偏西才回棚休息。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亦照常上工。经常有人被折磨得惨死在路基上。

1906年和1907年，芦汉铁路与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中国人民用血汗修建的铁路，却成了官僚买办的吸血管。他们通过这两条铁路，压榨剥削铁路工人，掠夺着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养肥了来华开业的洋人和资本家。

随着正太铁路和正太总机厂的修建，法国资本家在石家庄东占了大片土地，用石头围起又高又宽的石墙，人们称它为法国“洋城”。洋城里建造有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法国总工程司的公馆和法国职员的寓所。这群法国洋人，成了石家庄最“尊贵”的人物，工人们见了洋人要喊“老爷”；见了司员要喊“司爷”，而他们见了

工人，张口就骂：“楞得角”（混蛋），“哥胜楞得角”（猪一样的混蛋），还经常以戏弄工人取乐。在残酷野蛮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石家庄第一代工人阶级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阶级仇，民族恨在他们心中燃烧着，他们用各种手段和统治者进行着斗争。

正太铁路的通车，并陉煤矿也随之由德国人建成。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石家庄的民族工业也开始发展，先后出现了大兴纱厂、电灯公司、永聚公铁工厂等一批近代化的工厂，使平静的石家庄骤然喧闹起来。商贾蜂拥而至，市面日臻繁华，昔冀晋货物集散地——获鹿县城的地位，被石家庄所取代。

市区的面积逐渐扩大，石家庄的人口也日趋增长。由于两条铁路从市中心穿过，把市区分成东西两部分，过往行人和车辆必须穿越铁路，给东西交通带来极大不便，火车轧死撞伤人畜的事故时有发生。鉴于此种情况，各界人士纷纷联名，上书正太铁路法国总办，要求拨款修桥。后来，又派出代表当面交涉，法国总办却置之不理。正太铁路的工人气愤异常，决定自筹资金建桥。在一部分代表的倡议下，全线2500名职工，每人捐献了一天的工钱，筹齐建桥经费。

唐山工人赵兰承包了这项建桥工程。从1907年春季动工，于当年秋完工，一座长150米，由青石砌成的大石桥建成。大石桥坡度平缓，两侧桥头各塑两尊石狮。从此，火车从桥下通过，行人从桥上跨越。市民深为铁路工人的慷慨无私精神所感动，以歌谣夸之：

大石桥，大石桥，工人血汗来建造；

一块青石一份情；青石那有情意高。

大石桥是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象征，大石桥是石家庄历史的见证。从那以后，她耳闻了石家庄人民苦难的辛酸和悲愤的呐喊；也目睹了石家庄人民英勇的斗争和胜利的喜悦。而首先聆听的，便是燕晋联军反对封建的喋血悲歌。这真是：

一座大桥拔地起，历经沧桑话古今。

欲知大石桥畔何人喋血，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辛亥年燕晋联军起 吴禄贞喋血火车站

诗曰：

荆山楚水梦泽雄，
壮志未酬魂先去，
石家庄军建世功，
捐躯殉国振汉声。

话说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国势日衰。内有乱党，外有列强，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推翻清廷，把中国人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等一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往来于海内外，活动于民众中，几起几落，屡败屡战，终于在辛亥之年发动武昌起义，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清王朝摇摇欲坠，面临崩溃。

当时，在南方领导革命的是孙中山、黄兴；在北方，还有一位在天子脚下造反的英雄，这就是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准备直捣清廷而被清政府杀害的革命先驱吴禄贞。

吴氏禄贞字绶卿，自署别号梦泽雄。祖居湖北云梦县，生在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聪敏过人，勤奋好学。八、九岁诵书史，日可千余言。十六岁，吴父染疾去世，全家靠母亲给人家缝纫浆洗维持生活。吴禄贞十七岁时，弃学入武昌工程营当兵，赶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从士兵中招考学员，吴禄贞又应考入学。

由于学业优秀，后被官费保送去日本深造，成为中国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在日本他一面学习军事，一面研究资本主义，广交朋友，密结莫逆，多次与孙中山、黄兴接触，并加入“兴中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烈支持者和拥护者。

1900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吴禄贞毅然回国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力军”起义，发难桐城，攻占裕溪，接着进军大通，缴获大批船只和军火。

但是，后因清军血腥镇压，其它各路大军未能按时响应，义军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孤立无援，惨遭失败。唐才常被捕遭杀害，吴禄贞虎口脱险又潜往日本，继续学习和进行革命活动。

1902年，吴禄贞毕业回到武昌，积极联络仁人志士，宣传革命思想。不久，同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同年受革命重托，应士官学校同学清朝禁卫军统制电邀到北京清政府练兵处任职。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奉天任教练处总办，正值侵朝日本总监伊藤博文挑起“间岛”争端，企图以延吉为跳板，进而侵略我东北三省。

当时，吴禄贞正负责处理延吉边务，他深知腐败的清政府不会给他什么支持，为了掌握敌情和证据资料，他一面深入民间调查，进行实地勘查，广泛收集证据；一面向曾经抗击过日本侵略者的绿林好汉，晓以大义，组织起一支抗御日寇的武装，掌握了战胜日本人的主动权。谈判中，他不畏强寇，与侵略者口舌交战，寸土不让，保证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维护了民族尊严，为清末外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他进一步掌握兵权，开展革命打开了方便之门。

吴禄贞文武双全，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青年将领，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和书法家。当时，他与张绍曾、蓝天蔚均倾向革命，志趣相投，过从甚密，被誉为“士官三杰”。

1910年，革命党人筹措白银二万两，贿赂当权者庆亲王奕劻为吴禄贞谋官。清政府调吴禄贞回北京，派往德法两国前去参加阅操。回国后，又调其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现在的师长）。第六镇原是袁世凯一手练成的，北洋六镇新军之一，驻防保定，拱卫京师，前任统制乃是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

那时，六镇军纪十分腐败，不少军官是袁世凯的爪牙。这些人不懂操典训练，而且骄横跋扈，淫赌掠夺，五毒俱全。但无人敢于过

问，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获得袁的同意。胸怀革命抱负的吴禄贞，岂能容忍这种现状。所以他一到任，就决心整顿这支队伍，用革命党人充实和代替老朽反动的军官。

他这种对新军伤筋动骨的措施，当然要遭到清廷陆军部和袁世凯势力的忌恨和反对。于是，他又住到北京大方家胡同，以闲居为名，联络革命党人，伺机而动。

“苦将事业望旗常，山上云偏出岫忙，高视敢夸千里目，忧时徒转九迴肠，长安说奕争残局，列国争雄启战场，沧海无情天地窄，驰驱容易误年光”。正当吴禄贞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总结经验寻找战机时，机会终于来临。

原来，按照清政府新建陆军的定制，每三年举行一次秋操，其原意是向革命人民炫耀武力，为摇摇欲坠的清廷壮胆。所以每次都不惜财力，调集大批军队参加。1911年10月清廷又准备在河北永平府（今卢龙县）举行演战阅兵。

秋操由扶国大臣载涛为大元帅，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吴禄贞、张绍曾为辅，部队以新军第一、四、六、二十镇以及第二混成协组成。西军以舒清阿为总统官，部队以禁卫军第一、二、三混成协组成。

因东军多系汉人，西军多系满人，乃秋操计划东军先集中滦州待命，由秦皇岛沿海一带西进，西军集中开平，由通州方向东进。演战时，以多系汉人的东军先胜，最后胜利归于满人的西军，战罢议和，作总阅兵式。这种精心安排的结局，用意是显示和夸耀满人是不可战胜的。

得知秋操计划，吴禄贞高兴异常，暗暗派人前往“士官三杰”的二十镇张绍曾处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处秘密联络，这三个同盟会员约聚革命党人，暗定各自所辖部队私带弹药，在军事演习时，以假乱真，乘禁卫军不备，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并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军首尾难顾，一举灭之。

以吴禄贞为主发起和制定的这个大胆计划，是他们将才的显